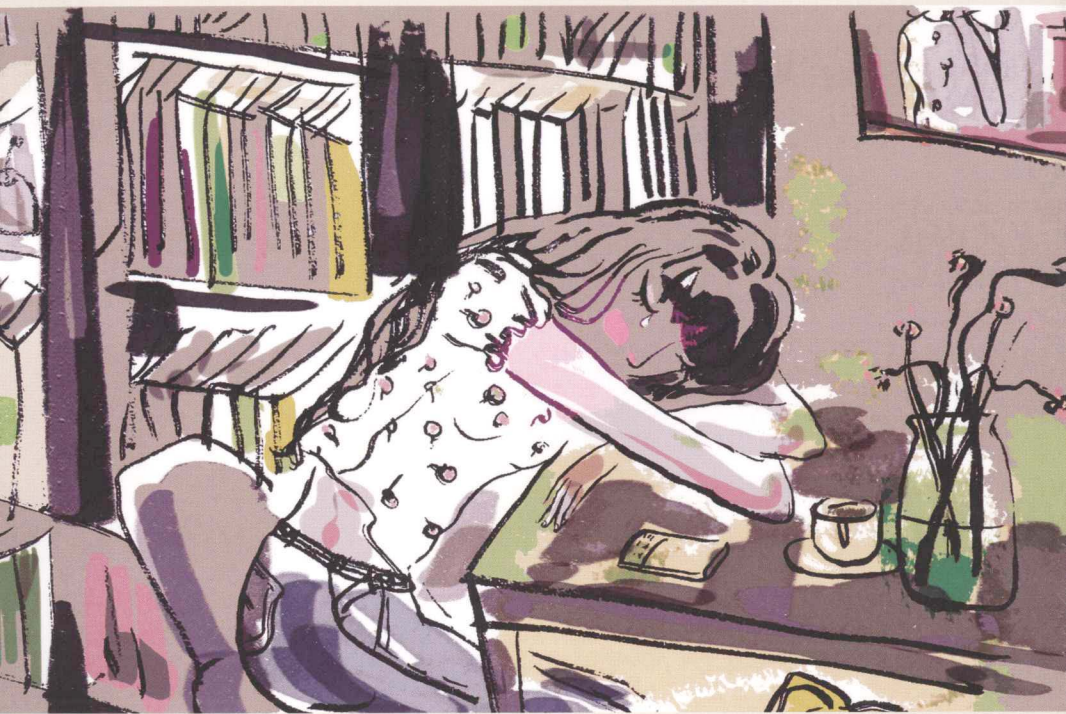


阿 占 / 著



一打风花雪月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阿 占 / 著

一打 风花雪月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打风花雪月 / 阿占著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4.1

ISBN 978-7-5474-0762-2

I. ①一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插图(绘画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7.1②J2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2522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特约编辑 薛 原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8毫米×210毫米

8印张 74幅图 12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• 一月

倒数一百下，更旧了 2

迎光而紫 背光深蓝 8

冷，像墙一样站立起来13

• 二月

文艺版流浪道具22

心爱的物象33

一本书的两处欢场37

• 三月

惊蛰以后接着发情46

蓝房子与孔雀51

天然物语59

• 四月	
四月的葬礼	64
住在文字隔壁	71
我的野心 你的爱情	77
• 五月	
雨中的晃荡	88
女人之于女人	92
出发是一款春药	101
• 六月	
明信片邮寄一个异乡	108
亲密的陌生人	115
最好的时光	120
• 七月	
当我游泳的时候我在想什么	128
天堂里的假期	135
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	140
• 八月	
台风的日子	148
无花果熟了以及它的甜糜	154

照见 浮生	159
· 九月	
那些响亮的金子	168
理想家的理想月光	172
爽如裸睡 梦如戏剧	177
· 十月	
减法大师	184
白衬衫贴身型男	189
一个人住	193
· 十一月	
咖啡馆里的戏文	204
立地优雅	211
本周私人要闻	214
· 十二月	
缄默，如高级灰	220
一所圣堂美丽孤独	226
一打风花雪月（代跋）	238



一月

小寒 雁北回 鹊始巢 雉始雊

大寒 鸡始乳 鸷鸟厉疾 水泽腹坚

时间如无影刀一秒秒逼近，在新旧交接的地方留下深不见血的深痕。按照约定俗成，这一刻专门用来许下心愿，辞旧迎新。按照现实主义的残酷手法，从这一刻开始叠加的新年份，不过是为了再一次明证生命的陈旧。一个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的人必然是个坚定的厌世者，每一天，我幸福而绝望地醒来。



倒数一百下，更旧了

一附和老歌，年龄就被出卖了。尤其是歌词倒背如流、神情自我陶醉、肢体语言一齐上的时候。唱《一条路》暴露了你是60后，唱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说明你是70后，就算唱《发如雪》，你也是80后的第一拨，三十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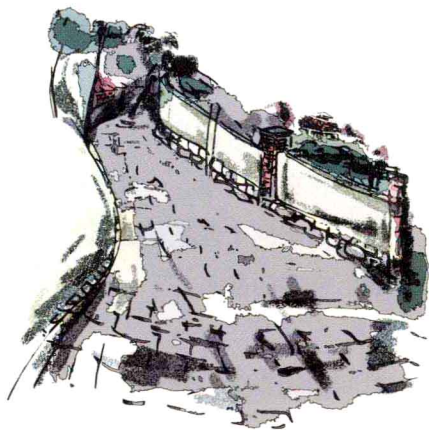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一个跨年夜，红男绿女以时光的名义相聚，攫取应景的欢乐。他们品类混搭，有艺术家和艺术帮闲，有批评家和策展人，有不提问、不讨论但更性感、更深刻的家伙，也有随时气血两旺的愤怒老青年。他们都不胖。相对紧致。至少能骗去5岁到8岁的年纪。他们穿戴的另一个自我，谙熟如何最大程度的耍帅、闷骚、特立，有别于常人。

在海边的百年德式屋檐下，一个装满孤本风物的酒吧里，他们举着啤酒瓶，唱着老歌，听着潮声，等待跨年。有人轻抚吉他，声线略含沧桑，正是《一条路》。比文艺多一点痞气，当年在马

路沿儿上、梧桐树下弹吉他骗姑娘的感觉倒转而来，煽动力十足，于是，更多的人急吼吼地打开了嗓子，一遍遍附和“走过春天，走过我自己”，似乎要唱尽所有挣扎，超度岁月的须臾。

一把木吉他就是放疗法。弹唱者的指指深爱，带来声声如水，如绝望，如低低诉说和沉沉静默。尤其在不得不面对时间更替的刀锋处，唱些证词一样幽怨的歌，命运的无处可逃仰仗一把吉他竟也能找到出口。就算出处低微，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复印件，但有了情感的附着、体温的浸渍，木吉他便有了脾性，成为一条命，可以作伴，可以交谈，让弹吉他的人老有所依，拨弄完一世狂傲，一个人的孤魂继续走在朗朗西天上。

连续地吹瓶之后，有人红着热烈的脸，喊，12点钟声敲响之前，从一百开始倒数！



又一次的煽动力，又一次的一呼百应。悲伤的人才是世界的宝藏啊，他们在用最大的气力比赛兴高采烈。

倒数一百下，很有些绕口。对于左脑并不发达的艺术动物来说，他们往往一碰到数字就崩盘。左脑负责逻辑思维，右脑负责图形创意，当然，这不是绝对的，达芬奇的左右脑什么都负责。为了给伟大的倒数预备体力，让会计、税官们知道搞艺术的也能驾驭数字，喝晕了唱嗨了的他们软软地陷入沙发，陷在用自己的油画、陶艺、藏品修筑的工事里，如一个个暂时倒下的制高点。

这家酒吧除了卖新鲜杀口的啤酒，并无其它花哨的小食。服务少爷很地道，雕塑感的侧脸看上去像个威尼斯刚朵拉少年，热情里藏着小小傲慢。酒吧空间不大，艺术真迹铺排开来，上面签着天马行空的名字。在自己的作品前饮酒作乐，一定骚得很有戏文，那些三联长窗透进幻彩阳光的下午，那些上弦月当空斜倚的午夜，他们推门而入，像猫科动物进驻领地一般，狠狠地寻找熟悉的味道。

这是让人心安的据点。多年以后，他们甚至愿意在此终老而死，一起去完成《荷马史诗》的诗意轮回：“他翻倒泥尘，像一棵杨树，长在洼地里，大片的草泽上，树干光洁，但顶部枝桠横生；一位制车的工匠把他砍倒，用闪光的铁斧，准备把他弯成轮轴，装上精制的战车。”

时间如无影刀一秒秒逼近，在新旧交接的地方留下深不见血的深痕，倒数一百下结束，新年来了。

按照约定俗成，这一刻专门用来许下心愿，辞旧迎新。按照现实主义的残酷手法，从这一刻开始叠加的新年份，不过是为了再一次明证生命的陈旧。一个热爱生活、热爱生命的人必然是个坚定的厌世者，每一天，我幸福而绝望地醒来。

2012 年 11 月 25 日。世界末日还是个悬念。早晨 6 点，一夜暴睡的我直接从床上滚到瑜伽垫上，开始打坐。闭着眼，竖起耳朵，心灵音乐家 Chinmaya Dunster 将竹笛、塔不拉、吉他、人声混合出浩瀚的平和与神秘，冥想其中，我的眼前长出了森林，朝阳的金辉正从阔叶罅隙之间透穿而来，5 分钟后，身体自动加热，血液蓄满——我正式醒来。

修习完拜日 A 拜日 B，我发了条微博：末世安然是一种惊艳，这句话，绝对不输于现实安稳是一种静好。接着，在 Dunster 的空灵音乐中煮咖啡，浇花喂鱼，从冰箱取出昨晚烘焙的芝士蛋糕，切一角入口，含化它的绵润醇香，一颗抱死的心忽然就软了下来。

“船票”是伴随 2012 整年的万能段子，供佐酒、打岔、与陌生人搭讪……谁稀罕呢？很多人摆出一副不在乎生死的豪壮，说白了，是对生活的无奈抵抗和消极逃避。活着像个笑话。活着活着，就变硬变冷了，不敢回望曾经的干净笑容，也不敢迎接身后的不可预知。时间如神偷，偷得桃花依旧而人面全非，偷到最后，残忍成了真相。

暴雨未至，大船没来，2013 一到，明天还要继续，笑话还要继续，幸福与绝望同时蔓延开来。有杂志做新年采访，抛过来的诸多问题中有一条是臭了大街的“你幸福吗”。

骗过自己就是幸福。为了把自己骗得更幸福些，我会像 A+



男人一样工作，像植物一样呼吸，像猫一样跳脱，以攫取经济、精神、存在的多重独立。作为一个“必须幸福主义”观念的持有者，最大的幸福秘诀就是懂得放弃和保有妄想。这听上去真的很矛盾，实然又非常互补，张弛尽收。懂得放弃就是懂得变通。硬打冲锋是不灵的。人生并无标准答案，所以，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保有妄想，相当于自己给自己进贡了一款春药，让冲动力不减，随时制造小趣味，以填补人生的苍茫。“妄想”不是个坏词，它光彩夺目，刚好照进惨淡现实，照见幸福。

最后，我加了一句：层次饱满的幸福应该包括一点忧伤，忧伤很美丽，很贵气。我不愿意仅仅做一只幸福的猪。

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活着，所求的不过是安身立命，偶尔要点

小出格以满足自我标榜的不落俗套，很快又会把自己拉回轨道，豁不出去是保有的底线，也是愚蠢的自省。俗套那么无边无底，无涯无际，冲破它，需要强大的心力和昌盛的体力，缺一不可之后，还不能缺少死里逃生的运力。“未知生焉知死”的生命体验怎么会是我等的常规选项？那些活着就要痛彻心扉的英雄，他们真正经历过生理的末世、内心的浩劫，他们漂流而来，凭空放浪，他们是俗套人生的氢气球，把高处当作寻常的出离，哪怕瞬间即碎，片刻消融。

国学大师梁漱溟说，一辈子就像斗鸡那样需要漫长的修炼：第一阶段，没有什么底气还气势汹汹，像街头小混混；第二阶段，紧张、好胜，指点江山、激扬文字；第三阶段，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，但是眼睛里精光还盛，说明气势未消，容易冲动；到最后，呆头呆脑、不动声色，身怀绝技，秘不示人。

比照对应，我似乎正在第三阶段。熟年当下，“眼睛里的精光”被转换成扬起的嘴角，更多地面带微笑，我笃定这是抵抗地球引力引起肌肉坍塌的最佳办法。如果嘴角又上翘，太阳又很好地照着，我在走，行人在走，我们对面相见不相识，心里却萌生出浅浅的欢喜，就像相遇一棵树，相逢一朵花——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会觉得这日子真值。

唯愿永远停留在此。不想身怀绝技。不必不动声色。无所谓失去，只是经过而已。也无所谓失败，只是经验而已。发动一颗浏览的心，看透，仍尽力，然后气势未消地活下去。

迎光而紫 背光深蓝

《那一场荷枯》，一米见方，断断续续地画了十几天，终于挂到了墙上，一边等待着油彩的风干，一边在寻常日子里量入为出，化险为夷。这期间，有朋友来画室看画，一个人问，是你的侧面？我答，不是，是一些莲的心事。另一个说，喜欢这种孔雀翎的调子。

翠绿、孔雀蓝、钴蓝、玫瑰红……这些颜色都是冷而艳的气质，按照我的心绪，被安放在画面上。画面之外，干枯的莲蓬装在陶罐里，逆于窗前，喑哑沉默，质感美感伤感都有了。荷的枯萎，如时间的风干，世事隐约在它的身体里，枝蔓凌空不乱，迎光而紫，背光深蓝——它们死得很有颜色。又或者，它们只是转换了存在的方式，比新艳更持久地站立于我的熟年，蔑视着岁月。这一种不朽的青春，将我的俗笔也激发出了生机。

青岛不比江南，太难找到莲荷的影子，除了中山公园的小西

湖，还有哪里呢？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。还记得江南的一池枯荷，那些年的那些不可复制，荷枯在秋风里，又标本一样嵌了一池，池水皱了，映出印象派的灰蒙天空。

莲蓬已经离开月色荷塘多年，凋敝后的伫立，仍是不卑不亢，充满韧性。关于出泥不染，关于幽香暗送，统统付给了荣枯不惊的平常，像伏枥的老马，心怀千里。

迷恋枯竭之物。迷恋它们扼要的架构，甚至，迷恋它们被时间掠夺肉体的惨烈过程。时间真是最好的外科医生，谙熟如何剥离繁复，滤尽水分，去掉柔软，一切就简，只保留最有力的走势——对人，对物，对事，莫不如此。

曾在小区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些修剪下来的松树枝，是五针松和马尾松。一个礼拜过去了，经过风吹日晒，它们的身形硬朗起来。我拣出枝杈布局最有诗意的，拿回家，理干净，从油画颜料里选了钴蓝，用油画笔仔细涂抹其上，直到干枯的松树枝们如阿凡达的家乡特产一样空灵起来。

又是一个礼拜的时间。钴蓝渗透了松枝表皮，发出改变基因的狠力。我找来一个肚大颈子粗的玻璃瓶，先装了三分之一的小鹅卵石，然后将钴蓝松枝插好，插在鹅卵石的起伏上，看似随意，却是对凹凸、层次很有讲究，最后，以白色墙壁为背景摆放，枝枝如妄想，随心高远，再生再长，长成它们的现世，也长成它们的转世。

莲荷是青岛的缺憾，松树却是青岛的特征。尤其是树冠不大



的五针松和马尾松，非常适应沿海的山地环境和气候类型，在沙石为主的高盐分土壤里，任海风吹打，存活出近一个世纪的葱葱墨绿。鲁迅公园依自然地貌造势，坡度优美，松树沿海风风向生长，旁逸斜出。从小在莱阳路长大的我，鲁迅公园就像私人后花园一样，被我每天哼着歌游荡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轻巧地穿过马路，在红色礁岩和小滩涂上进行各种疯狂的游戏。松树低矮的分叉为野女孩的攀爬提供了便利，有一棵出众的“歪脖子”，粗粝的树皮被磨蹭到光亮，堪称我和远航的欢乐罪证。远航是邻居李叔叔

的小儿子，远洋船员李叔叔常做环球航行，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家，回来的时候，满行李都是资本主义的新奇玩意，闪瞎了全幢楼邻居的眼。我人生中的第一罐美国可口可乐和第一块比利时黑巧，都来自远航的馈赠，它们高潮了我稚嫩的味蕾，以至于多年后它们真正烂市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找回当初那精准的味道。

松树分泌松脂，琥珀般明透，气息与后来画画时使用的松节油有所对接。当年我与远航坐在“歪脖子”上晃着小腿吃着他从家里偷出来的资本主义零食的时候，打在衣服上的不是浪漫的露珠而是很难洗掉的松脂，其后果就是回家之后免不了母亲的一番训斥。

找了个无风的下午，我像怀想岁月的哲人一样，刻意去鲁迅公园捡松果。踏着黄褐色的松针，脚底升起童话般的温暖。低矮的五针松，每株结松果约七八个，两两对生，冬天散落。我捡起一颗完整无瑕疵的，在太阳底下捧于掌心，如同捧着上帝的创意市集——松籽早就掉落了，剩下的只是曾经托着松籽的鳞片，鳞片外显的四边形或三角形表面，植物学冠名“鳞盾”。鳞盾排列很有规律，通常存在两组螺旋线，它们是8根与13根，数学上称为斐波那契数列。

1855至1858年，李善兰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出版的《植物学》第4卷中讲到了植物叶、果排列的数学。这时候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还没有出版呢。《植物学》中有描述松果的章节如下：

“松非一种，松卵螺旋线之数，视种可异，或一、或二、或三、或五、或八、或十三、或二十一、或三十四，理与叶同。若左旋五，

一
月